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
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
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
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
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熒熒弗滅炎炎奈何萌
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
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
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
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

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燹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

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宄可入吾豈忍見宄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綱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懼縣綱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織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

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竒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

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
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未技
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
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
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
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
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
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
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
分明矣擅過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
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
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
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
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壹通

所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
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
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
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
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

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
之計䟽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
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
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
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弥道
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闢大國而
爲都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
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
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
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
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繇繇使者不傷其
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
以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
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賤耳十錢之費弗輕能
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
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奉
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

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易至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其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奸人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穫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湏困至乃慮窮

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
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者弗自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誼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誼

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䟽殆無傷也有時矣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竒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

對曰臣聞疆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忤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有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肯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

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
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選音慈母也
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
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
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
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
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
動人故善賞者蹕之駸轅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
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
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
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
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
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
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
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蔽膜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
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
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
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洟而相告人徐憚
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

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

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蔽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
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
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
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怵怵惟恐其後來
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
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抔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
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
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
繡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

明則匈奴之中垂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甘
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
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
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
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迂仇讐也南
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
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
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
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
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

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臠餒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爲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淮難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

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
淮南王曾不譙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
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
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
者畢徙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
王天子之法則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則批傾而不
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
不踏蹠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待
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
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

罪人竒狡少年通機竒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
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
爲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
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
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骨肉爲心則已若以骨
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則
泣洽矜卧則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湏臾忘
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
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

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伐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胷固爲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雖小黥布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之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彊故能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能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鱄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鑄錢事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

可得贏而斂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着法以請之則吏隨而揜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力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

下操權族而吏急而一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者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闕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

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主德陛下不
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傳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
知上下之則宜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
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
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記使知廢興者而戒
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
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

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
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
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道以道之賞
明齋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
人以輔相之物惣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
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
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
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
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理之正不察應事之
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間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

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
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
刑獄無經於百官不衰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
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賜予侈於左
右近臣不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
義大道不從大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
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
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
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
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

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
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荅左
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間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
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
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
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
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
而飽飽而彊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
莫恃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
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

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謦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節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連語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闖而死左右弗甯助也紂之官衛

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斃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甯止可悲也夫勢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

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噐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謹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湏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

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輔佐連語

夫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

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

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逆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軌任之約朝覲宗廟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故整天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孝 闕

賈子新書上卷

